

張鴻懷口述
劉玉新記錄

退舍憶往



臺北興隆山莊張鴻懷先生

祖籍在四川省崇慶縣的張鴻懷先生，出生於民國十五年三月八日，今年已高齡八十一歲。回憶起人生的過往，張老先生以他耿直又爽朗的軍人性格說：「梭逝的歲月，至今想起仍恍如昨日、歷歷在目，一天一夜也說不盡。——頗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滋味。民國二十六年適逢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帝國侵略中華地區，日軍以飛機轟炸四川省各城市及重要生產製造地區，造成四川省滿目瘡痍。正值青少年時期的張老先生遭遇日軍侵華的種種，加上因戰亂而消逝的童年時光，早已在心中深植對日軍的憤慨與立志投身報國的決心。」

以下是張鴻懷先生回憶過往的內容：

民國二十九年，適逢空軍幼年學校創校招生，我本應接受家人及老師的建議，繼續接受中等學校教育。但自幼即受到日軍以軍事侵略及占領等威脅影響，內心的憤慨與早日從軍報國的想法，早已令我忘記讀書升學的重要。又因當時蔣委員長「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國上下一致抗日」，以及「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下，眼見國家正處於危急之秋，雖然家母極力反對與不捨，但有感「沒有國那有家」的情懷，仍選擇告別家人、離鄉背景，毅然決然投考於四川灌縣成立的空軍幼年學校第一期班，開始獻身報國的就學過程，並立志畢業後成為翱翔天際、奮勇殺敵的空軍飛行軍官。

民國三十四年自空軍幼校畢業，依當時抗戰時期迫切需求飛行員情況下，畢業後即應派赴美國，接受有關空中作戰的實務訓練，以便返國後可立即投入戰場、為國效力；但最後卻沒有如畢業班學生

所期待。因美國分別在日本長崎及廣島投下兩顆原子彈後，戰爭局勢發生戲劇性的變化。日本向全世界宣布投降，因此當時終止我們這一批畢業班赴美受訓的計畫，在航空委員會的安排下，我們這一期自幼校剛畢業的同學們先在四川成都待命一段時間，隨後安排至位於浙江杭州市寬橋成立的空軍官校，接受進一步的軍官教育及基本飛行訓練課程。兩年的官校教育後，正值國共戰爭爆發之際，國民政府於民國三十八年初陸續撤退到臺灣，我也隨國軍部隊遷移至臺灣，並分發至屏東空軍三大隊服務，首次擔任F-51單螺旋槳戰鬥機（野馬式戰機）飛行軍官，正式開始接受各項空中偵巡任務及地面攻擊等保衛臺灣地區安全的戰備任務。

回想起在空軍三大隊擔任戰鬥飛行官的六年期間，心中一直自我期許：「身為一名中華民國空軍的飛行員，當駕駛著戰鬥機翱翔於臺海領空執行偵巡任務時，對身處於保家衛國第一線的自己，總會燃起一股捨我其誰的使命感。」即使任務充滿危險與艱辛，早已拋諸腦後。

在三大隊擔任飛行官的日子裡，曾經有過一次出擊大陸地區的任務。依稀記得在民國三十八年中旬，奉派隨機至舟山群島沈家門附近機場，擔任該島防區駐防及大陸沿海偵巡等任務。某天於任務提示時，接獲上級命令指派擔任僚機，與另一架長機一批兩架次，在翌日凌晨拂曉時分，飛抵南京市上空執行轟炸蚌埠車站及摧毀載運物資火車等目標。任務執行當天，依任務規畫路線進入大陸地區，飛經上海往南京市上空目標區進襲。期間遭遇共軍地面雷達偵測及高射火炮猛烈攻擊，在當時我所看到的是出現在戰機下方一陣陣砲火炸開的黑烟，以及砲彈爆炸時所帶來的震波，不斷的震撼著我所駕駛的F-51座機，似乎下一秒鐘就將被共軍無情的砲火所擊中。

但當時只存有一種不計個人生死，誓死達成任務的決心，憑藉著平日在空軍飛行訓練所學，保持適當的飛行高度，與長機密切配合，堅定信念到達目標區上空。地面砲火依然猛烈，仍冒死完成投彈任務，隨即爬升返航回沈家門基地，這是我擔任戰

鬥飛行官期間所經歷過印象最深刻的出擊任務。

之後，又因任務派遣，於民國三十八年底調派至海南島駐防。主要任務除在大陸東南沿海實施偵巡共軍海面動態外，也負責掩護從新竹基地派遣的F-51轟炸機，對大陸境內實施轟炸重要發電廠、水庫設施等任務。之後隨著海南島及舟山群島的撤守，隨著返回空軍第三大隊，繼續執行臺海上空偵巡及掩護的任務。

因空軍考量我具備空地作戰的實戰經驗，民國四十四年七月，奉調至臺中水湳基地，擔任兩年上尉飛行教官，除了訓練空軍官校畢業的飛行軍官外，並致力為培育空軍下一代飛行人員，傳承忠勇軍風。

憑藉擔任過戰鬥飛行員，也有多次進出大陸地區的實戰經驗；民國四十六年至五十二年間，先後在桃園第四〇一聯隊、馬公基地指揮部擔任作戰官。另於民國五十二年調任空軍作戰司令部（現為空軍作戰指揮部）「聯合空中作戰指揮中心」搜救中心擔任少校搜救官。期間擔任搜救官約九年餘，職司全國搜救工作之兵力派遣，因少校服役年限屆滿，民國六十一年自空軍榮退。

我一生離鄉背景，並將畢生心力奉獻給空軍，在臺期間未曾娶妻成家，都以軍作家，沒有特別置產。當時單位為貫徹前作戰部司令陳有維中將指示，安適照顧曾在本部服務且有辛勞的單身退役榮民袍澤，我也就獲配住進「興隆山莊」單身退員宿舍。回憶起這一段，仍對於空軍作戰指揮部給予的照顧與服務心懷感恩，更感謝作戰部對我們這些退員的服務與照顧。我們雖然已退伍，但我們仍衷心期盼，作戰部任務推展順遂，空軍軍運昌隆。

後記：

筆者問及有關「興隆山莊」退舍由來，張老先生印象中「興隆山莊」退舍現址，在民國五十二年時係提供作戰部「聯合空中作戰指揮中心」所屬人員宿舍。民國五十八年底規畫將該中心人員住宿地點遷入至作戰部內，遂將現址變更為單身退役官士就養宿舍，以照顧空軍退役袍澤。

張老先生雖已近遲暮之年，但是在訪談中仍可

退舍憶往

大坪林退舍 梁劍文先生 回憶訪談

梁劍文口述
楊晃豪記錄

感受到他這一生對國家的認同對空軍的貢獻。尤其是在從軍時擔任戰機飛行員，面對共軍無時無刻不處心積慮一舉攻占臺、澎、金、馬的想法，有感於身負保國衛民的重責大任，以及不讓共軍越雷池一步的使命感。雖當時戰況充滿恐怖危疑之際，但張

老先生仍然抱持著「捨我其誰」的決心，勇敢面對每一次上級賦予的任務及挑戰。
最後，張老先生再次表示：「想起過去英勇禦敵的歲月，面對下一秒鐘可能因此而戰死沙場，我不會懼怕過，自始至終，始終終秉持身為國民革命

梁劍文先生高中畢業後加入了「空軍機械學校」，投入報效國家的行列。一想起當時情勢多變的年代，梁伯伯的神情也慢慢的回到從前，緩緩的訴說著他所經歷過的歷史。梁先生文中曾述及：「雖然我不是飛行員，但我是空軍的一分子；雖然我位居幕後，但我比誰都熱愛我的工作。」透露出一位空軍地勤軍官，對國家及空軍的摯愛。

「雖然我不是飛行員，但我是空軍的一分子；雖然我位居幕後，但我比誰都熱愛我的工作。」國民政府遷臺快六十個年頭，當年離鄉背景，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的義勇青年們，如今隨著歲月的摧殘，已漸漸凋零。雖然沒有過往的大志，但只要想起往事，回憶總是不斷湧現出來。這是筆者對於今天的主角梁劍文先生所闡述內容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話。

※ ※ ※

我於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生於湖南省安化縣，民國五十九年十月一日自空軍總司令部後勤署官拜中校退伍，榮退後至今一直住在位於臺北縣新店的大坪林退舍。

出生於湖南，在家中排行老么的我上有雙親、一個哥哥和兩個姊姊。在那時戰火連天的年代，家裡面所有的男丁幾乎都被徵召去參戰，我的哥哥也毅然決然的加入陸軍官校，而我也在哥哥入伍後，於高中畢業後加入空軍機械學校，投入報效國家的行列。一想起當時情勢多變的年代，心想：報國最

佳的途徑就是從軍了，所以我也奮不顧身地加入軍旅的行列。

回憶起當年會選擇加入空軍機械學校的原因，是為了想在求學期間學習有關機械方面的知識，所以才決定加入機械學校。在機械學校的兩年軍官養成教育中，不但培養對於機械原理更專精的技術，也讓自己對於本身的工作有更深刻的體認與喜好。畢業後即任職於空軍第二十六大隊擔任修護官，當時所負責修護的C-46、C-54運輸機，從事的任務是擔任全國各地物資糧食、砲彈與人員運送，並遂行空投等重要任務。因此飛機的安全是絕對不能出任何差錯。一有差池不但會造成人員的傷亡，也會讓許多需要物資救濟的軍民百姓得不到援助。

而在這個時期，國家遭逢內憂外患。當時除了受日本的強權侵略外，國內也遭到共產黨的動亂。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自己當時離鄉背景加入空軍，也是隨著部隊四處奔波，每天面對接連的戰事外，連自己親人的生死也不知道，家中音訊杳然。因此看到這些無家可歸的居民，自己也感同身受，所以對自己的工作更有一份責任感與使命感。

民國三十八年中共赤化神州，政府播遷來臺。我搭著我的「好朋友」C-54輾轉來到臺灣，除了慢慢熟悉臺灣的生活環境外，從此也展開了新的生活。只是當初從大陸來臺一切皆屬草創時期，以一筆路藍縷以啓山林一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無論是政府或軍民生活都過得備極艱辛，雖然身為軍官幹

軍犧牲奉獻的信念，從不改變。」筆者望著張老先生這種「老兵不死」的堅定神情，對張老先生為了國家及民族大義，將其一生奉獻空軍軍旅的不悔精神，內心中對這位空軍老前輩致上最深的敬佩與感恩之意。

部，每個月的薪水也只有十塊美金，除了僅夠自己三餐溫飽，根本沒有其他的閒錢，更別說論及成婚生子。這也就是我為何到目前仍舊沒有結婚，寧可選擇孤軍一人。

然而，最讓我感到難過的事情，是與同樣曾在軍中服役的哥哥失去聯繫。因部隊跟隨國民政府遷臺，所以想再回到大陸探望父母的機率微乎其微。因此來到臺灣之後，我更加珍惜與哥哥相處的機會，平日互相照顧與聯絡，這讓我們的感情更加濃厚。原先哥哥在臺北聯勤總司令部服務，後來因為收到命令必須先行返回昆明接管部隊，大哥就這樣調回大陸。無奈昆明發生軍變，以致於哥哥被迫逃亡到香港，也因此一去不返，造成兩兄弟從此不能再見面。不能再見到父母與哥哥最後一面，甚至想要回去給他們上柱香都是問題，這也是我最感難過的事情。直至政府於民國七十六年宣布解嚴，才踏上故鄉的土地，回到大陸祭拜父母、哥哥及探望兩位姐姐，幸好兩位姐姐目前都仍健在，這也讓我感受到相隔千里的親情，也是讓我深感欣慰的。

經歷過抗戰期間親人離散與看盡悲歡離合，我衷心期盼現今社會上的年輕人要好好珍惜身邊的每一位親人，不要等到來不及時才後悔，多花點時間陪陪家人，享受天倫之樂才是最幸福的事。

後記

身為革命軍人的梁伯伯，雖然有健壯的身體，但也有顆纖細與感性的心。聽梁伯伯語氣中帶點哽咽地不斷談到，身為軍人的熱情及與親人分離的不捨，實在讓筆者為之動容，所以梁伯伯的一句「雖然我不是飛行員，但我是空軍的一分子；雖然我位居幕後，但我比誰都熱愛我的工作。」這句話深深感動筆者的心，也讓筆者打從心底敬佩這些以往的空軍英雄們。